



## 掸新图谱

■金春妙

过年前的家庭大扫除，北方人叫扫房，南方人叫掸尘。而处在南方之南的温州人则叫掸新，顾名思义，通过掸拭，房子焕然一新。掸新的内容包括打扫天花板、墙角，擦拭灯具，洗窗帘，抹玻璃等。据《吕氏春秋》记载，中国在尧舜时代就有春节扫尘的风俗。按民间的说法，因“尘”与“陈”谐音，新春扫尘有“除陈布新”的涵义，其用意是要把一切“穷运”“晦气”统统扫出门。这一习俗寄托着人们破旧立新的愿望和辞旧迎新的祈求。

祖母掸新，恭敬虔诚。祖母生活的时代，煮饭烧馒头，馒头灶上供奉着灶佛爷。掸新通常在腊月廿四之前完成。腊月廿四是小年，是传说中灶王爷上天“汇报”的吉日，赶在这之前，祖母把屋子（重点是馒头灶间）打扫得一尘不染，祈求灶王爷“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来年丰衣足食。

父亲掸新，气势磅礴。扫尘、拆洗、刷地一气呵成。他手握长长的笤帚从屋檐掠过，灰尘无处逃遁，落地投降。他飞身一脚，床板、柜橱，应声入河，浸泡有声。他肩挑铁皮水桶，箭步如飞，哗啦啦倾倒在地水泥地上，大吼一声，孩子们，抄家伙！我们便拿起秃了头的笤帚吱吱嘎嘎使劲地，污水泥浆横流。父亲加快了水流的冲刷，我们“咯咯”挥舞着笤帚，形同和凤车作战的堂吉珂德，刮起快乐的旋涡。

冲洗干净的房子散发着清新好闻的味道。房子气氛的营造当然靠年画的渲染，主人的心思和趣味在年画中可见一斑。大伯家挂着《西厢记》连环画，大伯钟情传统文化，悠扬轻叹的鼓词和咿咿呀呀的越剧都是他的心头好。二伯家正对门的中堂挂着一只猛虎，寓意虎虎生威。父亲是个水浒迷，雪白的墙上自然少不了水浒一百零八将的年

画。他立在“梁山好汉”前，扎下马步，孩子们，来，扳腿。我和弟弟便一哄而上，一左一右试图把父亲抬高地面，奈何他稳如磐石，双脚纹丝不动。父亲练过南拳，在我们那个小镇，父亲这辈人大多是练过南拳的，那真是一个出拳师的时代，电视里播放霍元甲、陈真等英雄好汉，不懂点拳脚功夫都不好意思出门。

母亲掸新，湿润细致。那年我们从林垟的两层楼搬到了飞云新造的六层楼，由于父母经商，一年只春节回来住七天。平时，一楼租给人家做手机大卖场。房屋面积大了好几倍，红木楼梯积满灰尘，过年时掸新不再是父亲式的全武行——粗暴简单。需跪着擦拭。房子是东边间，窗户极多，享受第一缕阳光抚慰的同时，拆洗窗帘是一项繁杂的工程。十个房间，三十多副窗帘，一台洗衣机从早到晚，还洗不完，更别说其他角落角落的清理，单靠一家四口的力量实在难以完成。母亲虽然雇了四个帮手，她自己依然是主力：她蹲在河埠头，嚓嚓嚓，刷刷刷，手冻得似红萝卜。她的心情依然愉悦——一年之中，只有这一天她才是指挥作战的女王，我们七个“清道夫”成了她和灰尘作战的利器。擦拭之后，屋子温湿润润，光鲜得照出人影。我曾抱怨过母亲，一年只住七天，犯不着大动干戈，只扫二三四楼即可。母亲不语，到马道街买了对联、福字、红灯笼、中国结等挂件，把家打扮成满堂红。她欣赏着自己的杰作，就像当年父亲欣赏着白墙上的水滸传，心花怒放。

最近，我撞见过父母一起掸新的情景：父亲跨在梯凳上擦拭水晶灯，母亲扶着梯凳替换抹布，两人一上一下配合默契。水晶灯一粒一粒颤动，触碰着父亲的白发。母亲说，小心哦，站稳了！此时父母已经搬进了大套房，相比较落地房，打扫起来更为快捷，但他们依然一丝不苟，仿佛，掸新不是劳役，而是一种仪式，是相濡以沫，一起回味走过的时间和空间。

一年年掸新，我从当初掸新的配角不知不觉成了主角。掸新变成了游戏，不拘于一时一刻，兴致来了做一下。最乐意擦拭的地方是书房，阳光倾斜到木地板上，状如流金。盘腿而坐，一本本擦拭，一页页翻阅，往事如潮涌般翻滚，那些掸新的镜头一帧一帧，似线装书，在光影中流转。

## 回家的理由

■陈关杰

“儿子，我晒了几只鸭子给你！”

“不要，您留着自己吃。”

“给我孙子、孙女吃！”

话音刚落，快递小哥就将各类家乡“特鲜”送到家里，有煮好的茶叶蛋，晒得冒油的香肠。

《舌尖上的中国》将乡愁都锁在了那片乡土上，将各式美味定格在母亲的记忆记忆里。影视的编剧们却没有写出这些乡间的老妈妈也走进了数字时代，用现代物流让我们这些游子“无处可逃”。

记得著名报告文学作家李春雷老师的《夜宿棚花村》，写了汶川大地震后的重建。他没有从正面采用宏大的笔墨全景描绘救灾场景，而是笔走偏锋写了村支书的媳妇为招待他这个大作家，割了猪肉，非得要去找几粒花椒来烧回锅肉。评论家认为，《夜宿棚花村》舒缓平静的文本之所以能给人们带来震撼，是在它表面平静舒缓的文字下面隐藏着的生命血流的奔突、人性光辉的闪电，是那份“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心灵体验。这篇文章获得了当年的鲁迅文学奖。

同样是源自味觉之道，我在赞叹春雷先生的匠心之外，攢聚更多的是在收到母亲食材之后的复杂内心。眼里总是在瞬间浮现二老在乡野小路上矍铄行走的身影，总是特别计较甚或是挑剔孩子们对这些“特殊”食品的口感感受。

我有个与汪曾祺先生老家高邮差不多民风的老家皖中庐江。事实上，两地离得并不远。他笔下的那些红心鸭蛋和青萝卜，也是我老家亲饭碗里的日常。我跟汪先生都有同一习惯，喜欢拿这些味道比较所到之处的同类食品。

嚼了腊八粥，我光荣地迈入本命年。来瑞二十多年，也是离开父母的二十多年。但这个本该睿智的年龄却越发让我困惑，时空将我的小家与老家做了一分为二的分割，却并没有进行数学意义上的严

格均分，更多的时候，我在养育和陪伴小家的人类。老人家却在养育我，我看到那种“春蚕到死丝方尽”的剥茧抽丝的过程，很清晰，跟母亲的白发一个颜色，戴着老花镜在夕阳下反光，针刺般穿进眼睛里，不敢叫疼，不忍妈妈听见。

2021年底，我在医院做了一个很小的手术。我清闲地在病床上内卷了一周，然后又进入“俗务轮回”。但小恙来得不是时候，我原本跟父母说，元旦要回去的。老人家盼望着，说准备了两百多个自家的土鸡蛋，还有刚从湖里捞上来的草鱼。我爽约了，理由是：太忙，承诺：忙过这阵子就回家。

“忙就不要回来啊，我和你爸身体好得很。”

“陈关杰，别回来，我石头都踢得动。”老父亲抢过母亲的电话，中气很足。

我不敢说：我也回家了，我想回去看看。

我有每天给二老打电话的习惯，但最近总是容易忘事。连续两天没有打电话，老母亲主动打过来。“你们过年回来吗？村里人都回来了。”

“妈妈，真的很忙，等我忙过这阵子。”

这次不是忙，而是要去医院换药，手术的事情他们不知道。但我元旦未归，还是让老人失望了，他们不说，我也知道。怕打扰我，老人家第二日就将本该我顺带捎回来的食品拿到镇上寄过来。

“你妈把鸭子全部寄给你了！”老父亲特地打电话嘱我留意收取邮件，无意中说漏了。他们舍不得吃，全部寄给我们了。

这也怪我，为了体现孩子们对老人的尊重，我和孩子们在电话这头高八度地反响：“很好吃，太好吃了！”

“我明天还寄给你。”老人家像是受到了褒奖，一下子把仅剩的一点存货也遣送浙江，享受孩子们发出“银铃般的笑声”。

“儿子，赶紧回来，我炖汤给你吃，补补身子！”看来有人走漏风声了，家庭也要有保密协议。

我说：“老妈，您寄过来好了。”

“不行，快递放假了，你回来！”

老母亲动真格的了。我知道，依照她老人家的性格，我不回，她就真来。不敢啊！赶紧回家。

抢到了一张高铁票，一路通过多次扫码、测温、核酸检测，终于在细雨中回到老屋，厨房里传来了炖煮的飘香，我知道刚刚瘦了几斤的战果要被老人家没收了。

## 过年变奏曲两题

■鱼成鸿

### 压岁钱

每年除夕吃完年夜饭，母亲总打开旧木箱，取出一叠皱皱巴巴、破破碎碎的纸币，数着搭配唠叨，均等地分发给这群叽叽喳喳、懵懵懂懂的小鸡们。压岁钱，就成了我们放鞭炮前一次滋滋乐融融的外快。

我们知道，母亲给的不是钱，不能买糖买连环画，与同桌分享，而是一沓从木箱子转到小罐罐里的纸乃伊，在沉闷中等待发霉。直到收到开学的通知，这些腐朽的钱方见天日，春暖花开如同我们一张张，璀璨的笑脸。

### 异地过年

从前过年，儿女们都驾着各自的轻舟，朝着家的港湾停泊在父母的码头。一张大圆桌紧簇着，离散的情节层层叠叠的红包，从子女心窝里掏出七嘴八舌数说着，旧年的丰收。

而现在过年，子女却成了父母的航标，穿起羽绒服，带上必备药，和谐号一路唧唧唧地摇。推开小家门，第一时间抱起小宝宝，掌着陌生的厨具，忙碌着熟悉的菜肴。

异地过年的收获，就是学会将新卡号，绑定在父母的支付宝。

## 纸篷包引起的过年遐想

■林娜

朋友发了一张老照片，说起过去温州过年的习俗，拎着纸篷包去拜年。现在别说小孩就连年轻人也没有见过纸篷包，更勿论提着去拜年。那是穷得不能再穷的岁月里，又想体体面面地去亲戚家拜年想出来的鬼点子。所以有“纸篷包，骗人（音能）方”一说。

纸篷包是用很硬的粗纸，折成一个菱形的纸包，里面放几颗黑枣、桂圆等干货，上面覆一张红纸，用细绳一扎，拎在手上漂漂亮亮，其实里面空空如也，走路摇晃着还能听到咣当咣当声音。就这个里面仅仅一点点东西的“骗人方”，很多人家收到后还不舍得拆开，还要转手送给其他亲戚。中途会有小孩忍不住，把小手伸进去，偷一颗小枣出来吃。这样转手几次，纸篷包的形状也破坏了，里面也真的空了，年也过完了，纸篷包才完成了它的拜年使命。

我们家从来不用纸篷包拜年。母亲的亲戚都在城里，二姨家是温州市委干部，外公和小姨跟我们住一个院子。父亲乡下亲戚来拜年带的纸篷包，母亲会就手拆开来。我到乡下拜年，母亲总是买一刀肉，用绳子穿着，让我拎着去。过年小孩子穿新衣，拎着一刀肉就得小心翼翼，别油了新衣服。城里孩子去乡下，走在路上也总有人看着，很不自在，所以我是一百个不愿意拿着肉去乡下拜年。母亲总劝我，说你去乡下，他们招待你很难，你带着肉去，他们在地里拔点菜切点肉一烧，菜就有了。剩下的肉他们还能吃好几天。我去乡下，果然如母亲所言。他们都吃番薯丝，在满满番薯丝的大锅里放

一点点米，用一个碗扣住。吃饭时，把那一碗饭舀出来给我吃，他们吃番薯丝。其实一大锅番薯丝，一小碗米饭早浸透了番薯丝的味道。

母亲是节俭又爱体面的人，穷自己不能穷别人。我家年夜饭很丰盛。但是吃完年夜饭，初一开始就要吃剩饭剩菜。其他好吃的，都放在一个非常大的竹篮子里挂得很高，就等待乡下亲戚来拜年。母亲总是对乡下几家亲戚千叮万嘱咐，交代一定要同一天来拜年，同时来吃午饭。因为同一天来，母亲能够把过年准备的菜烧出一大桌子，若分别来，食材就不够了。乡下亲戚回去，母亲总是用叉子把挂在屋檐下晾着的一串串咸带鱼又下来让他们带回去。这种行为也使我非常不爽。因为那些咸带鱼，都是我冒着严寒，拎到小河边一条条洗出来，然后用筷子穿过带鱼眼睛，十条一串，回家又到屋檐下晾着，小手冻得通红。现在一串串送人，意味着又要去洗带鱼。母亲总劝我，你辛苦点，他们有了咸带鱼，他们自己家种的菜，就能吃很久了。端午节也类似，要是奶奶在我家，乡下亲戚来会带些灰汤粽过来，母亲会请他们吃我家包的肉粽。我站在旁边看着几个肉粽三口没了，在我家也是每人按计划分配的，不免会有怨气。当然，乡下亲戚来，母亲会指使他们去挑一担自来水，我总是迫出去给他们送一分钱。乡下亲戚会感叹，城里连水也要花钱。

因为潜移默化，我自己成人后，在自己经济尚未完全宽裕的情况下，也总是先让着别人。尤其是酒，有点好酒，自己是决计不舍得打开，一定要等客人上门。收到一些好东西，马上想，这个送谁合适。直到今天，财务自由了，想买什么就可以买什么了，才慢慢改掉好东西先紧着别人的习惯。现在我的乡下亲戚都已经过上了富裕的生活，他们的孩子也不知道纸篷包为何物了。

都说年味越来越淡了，但纸篷包并未远去，留下的是温馨，是团圆。温州温暖的家乡，瑞安天瑞地安。

## 过新年

■林新荣

过年是中国人的大事。

依我看，还没有什么比这个大。家家户户会在年前掸新一番。掸新是土语，即大扫除。意谓要把一年积下来的“穷运”“晦气”统统扫出门，所以平常扫不到的犄角，这几天都会清洗一番，春联一贴，整个屋子就崭新了。

二三十年前是没有钟点工的，那时候我们都自己打扫。大冬天热水也舍不得用，冰凉的自来水，把手指都冻僵了。但那时候没有哪家的大人和孩子喊累，就不干活了，过年可是一件大事，是耽搁不得的。

父亲在世时，每当年夜饭之后，他都要前前后后地转一下，把一些旧东西也收集到屋子里。按他的说法，过年了，破扫帚也是要拿回家的，不能放在外面。父亲是一个国家工作人员，竟也遵从这个风俗，想来，这也是儿时上一辈人传给他的。

我母亲每年都会准备一些鞭炮。她不会打，父亲胆小，基本不碰鞭炮。结果俩人就窜弄我来打。我那时候也就十余岁吧，对什么都有兴趣，还好奇。父亲点了烟后递给我，我把鞭炮用石头压正，一点就跑得飞快，因为紧张，点了两次都没点着，有一次竟然把鞭炮弄反了，结果鞭炮没有升空，因震动，就横着飞出去，在家门口“砰”地炸开了，把人吓了个半死。

当然，印象最深刻的是，狗踏碓。这种民俗，现在已经消失了。那时的正月初一，常见邻村的阿三，带着一件特制的木架子，牵着狗，挨家挨户地送吉祥。这个木架子和水碓有些相似，它的小木杠前端，装着一片铜板，横档上，也装着一片铜板。小狗趴在架子上后，阿三一说“乖乖”，它的后脚就开始有节奏地踩踏，于是两片小铜板，就

“铿铿、锵锵”地响起来。主人送的词，也无非是家宅吉祥、来年发财，出入平安、五谷丰登之类的好言。总之是图个吉祥。但儿时的伙伴，却对这只小狗是万分的崇拜了，觉得不可思议。也确实，那时候人们骂别人笨，就会说：“人会恁笨，狗都会教起踏碓了。”这算是骂人的狠话了。

十余年前，吃了年夜饭后，全国人民差不多都是有一个共同节目——那就是八点钟准时开始的春节联欢晚会。过去几十年的很多成名歌手，差不多都是从那台晚会出来的。一家人围着一台电视机，吃着瓜果，评头论足，手里还偷偷地数着压岁钱，其乐融融。不知为什么，总觉得那时的节目特别好，第二天，满大街都是那晚唱红的歌。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费翔的《冬天里的一把火》，一时间，长城内外，长江黄河，全国人民共唱一首歌。这在现在根本是不敢想象的事，也是不可能的事。

过年的风俗是一年年地变化了，古今也肯定是不一样的。北宋诗人刘敞，有一首《新年》诗：“雪消冰解漏青春，醉眼惊看物物新。已识年华似飞鸟，直将身世委天钧。”《庄子·齐物论》曰：“是以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是之谓两行。”天钧者，自然均平之理也。诗人在诗里对光阴进行了一番感慨。

著名诗人文天祥的《新年》是这样的：“梅花枕上听司晨，起馆金章候拜亲。喜对慈颜看铺裂，发虽疏脱未如银。”司晨，指的是雄鸡报晓。诗人一听到晨鸡打鸣，就早早起床梳洗，等待给上辈人拜年。看着操劳的父母，日渐衰老，还好，头发虽然稀少了，彼此看着，还不是满头的白发。表达的是，对时光与生命的珍惜。

南宋诗人真山民的《新年》与众不同：“妆点春光到眼边，冻消残雪暖生烟。杏桃催换新颜色，惟有寒梅老一年。”表达的是对生命对年华的喜悦。

人们最熟悉的是，北宋诗人王安石的《元日》诗：“爆竹声中一岁除，东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这种放鞭炮、贴春联的风俗，中国人千百年来还一直保持着，不知和他的这一首诗有没有关系？

